

## 關於媽媽的定義

「一、對母親的稱呼……六、對婆婆的稱呼。」——教育部《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》。

求學過程中，從注音符號學起，直到熟悉漢字本身與詞語組成的運用，我始終認為有許多解釋，是無法依靠字典的輔助得到答案的。升上大學以後，對於「媽媽」這個詞，我嘗試重新理解、賦予更多意義。

兒時，阿嬤總說媽媽是買來的。

買來的？回想起老師說「只有『物』可以被買賣」，所以媽媽是一個東西嗎？我如此思索著。

媽媽自越南遠嫁臺灣，至今已經二十餘年，然而，在十八歲以後，我方與她同處一個屋簷下。對於母親，我總帶著些許陌生與厭惡，回顧求學歷程，無論是親師座談會或是畢業典禮，保留給家長的那席，向來空缺，某個程度上，空白，是媽媽的代名詞。

說起媽媽，我真的不熟。

媽媽生下我，便與爸爸北上謀生。在最需要母愛的年紀，僅有阿公、阿嬤陪伴身側，愛無法取代，人更是如此，成長歲月的空缺處，若是可以用替代品彌補，那並不能稱為完整，而是拼湊。

在阿公病逝後，爸爸辭去北部的工作，返鄉照顧我與阿嬤。媽媽，一個月會回來一次。

儘管鄰居時常閒言碎語，議論著她是不是有「契兄」？才會拋夫棄子，獨自一個人在臺北工作，面對流言蜚語，媽媽仍堅持了好幾年頭。爸爸並非村內第一個迎娶外籍新娘的男人，隔壁曹叔公的兒子亦是娶了一位印尼籍的新娘來照顧他的日常。記得婚禮那日，一眾鄰居皆赴她家「鬥鬧熱」，禮金不知道有沒有包，但一張張八卦的大嘴卻是隨身攜帶，人人笑話著「怎會有一個年輕嬌嫩的姑娘願意嫁給一個身體有嚴重殘缺的人？」、「一定是為了錢」。童稚時期，常聽阿嬤與三姑六婆們論及此事，村民管她叫阿蒂——聽起來更像是看護的名字。雖然不懂人情世故，但阿嬤飽含滿滿不屑與鄙視的語氣，也讓我對外籍新娘，始終帶著偏見。

曾有那麼段時間，我與媽媽之間無任何交流。成長的時間軸裡，雙親的缺席早已被歸類在名為「習慣」的名下；爸媽忙碌的行程表，分秒都不屬於我。

在我的腦海中，住著一個理想的媽媽。

記得小學時期，距離家裡近的，是一所私立學校，於是爸爸完全不經思索，決定讓我讀那間。家長座談會上，放眼望去，同學的父母親，個個西裝筆挺、身著高貴洋裝且舉止優雅，然阿公、阿嬤忙於農務，不得空前來，雙親更不用說，本覺有些孤單，在看到這一幕後，我瞬間鬆了口氣。

不過真正的「貧富差距」，是在美術課上。那個年代極度盛行多色的彩色筆，抑或包裝得像禮盒的文具組，在小孩的認知世界內，什麼貴重名牌等等，皆不是拿來較勁的媒介，比起奢華品牌，數量才是真正的籌碼——誰的筆顏色最多？32色？48色？我曾看過有同學拿出60色的彩色筆。

同學的爸媽，多半是主管階層，再不濟也是公職人員之類的鐵飯碗族群，反觀我的雙親，且不說爸爸只是工地的一個小領班，媽媽還是東南亞來的，這樣的家庭背景，曾讓我不願與同學分享自己的家世，擔心自己與他們格格不入，更擔憂會被貼上標籤。

於是我重新建構了一個完美母親的樣子。每當自我介紹時，我如此介紹自己的雙親：

「我爸爸是蓋房子的，（隨手一指）那邊好幾個社區都是我爸爸蓋的，他是無敵的勇士；我的媽媽是外國人，她早上會穿很漂亮的裙子，然後幫我綁辮子、做蛋糕給我吃，晚上會溫柔地念故事給我聽、哄我睡覺……」。

語言是毛線球，我在每個謊言間，默默編織著童年最大的夢想。

細想，我真應感謝雙親在小學六年的時光，從未走進校園，使我自己杜撰的美夢，不曾被揭穿。想起每次的僥倖，心頭竟有些許自豪感。

媽媽回家的時間點，往往是晚上。爸爸會驅車到客運站等她，我呆呆坐在後座，望著那個手提大包小包，從客運上笨拙走下的女性，那一瞬間，不禁使人萌生幻想破滅之感。

阿嬤常說，有錢就會多作怪。

因此只要媽媽回來，我定會使出各式各樣的「敲詐」手段。曾有次，我刻意在媽媽回家前幾日去配眼鏡，接完媽媽再順路過去取，自然而然，媽媽必須買帳……想盡不同方法使媽媽掏出錢，是彼時唯一的目標。

我始終認為媽媽不是媽媽，她不了解我，正如我不了解她般，所謂的母女關係，只是單靠戶口名簿上的白紙黑字維繫。

這樣的狀態，我們持續許久，直到十八歲那年，阿嬤確診巴金森氏症，行動逐漸遲緩，記憶慢慢被侵蝕，媽媽，真的回來了。

媽媽自願返鄉照顧阿嬤，這是所有人都未曾想到的結果，家族的親友聽聞此事，皆會再次確認「妳真的願意嗎？她以前對妳那麼刻薄，脾氣又差」。

面對一次次的質疑，媽媽依然輕輕點點頭，微微一笑，彷彿這一切是理所當然。

日夜望著媽媽對阿嬤的細心照顧，忽然有種羨慕卻又安慰的感覺。長大以後，知道何謂婆媳關係？也瞭解阿嬤與媽媽之間的糾葛。媽媽是媽媽，婆婆也是媽媽嗎？從前，在我的認知裡，這兩者幾乎是畫上等號，但是在媽媽與阿嬤的相處之間，我卻有了嶄新的理解。

阿嬤是典型的農村婦女，性格強勢，經常壓得全家喘不過氣，然對於媽媽，阿嬤似乎從不認為她是她的媳婦，兒時記憶中，阿嬤從未給過媽媽一天好臉色，時常埋怨媽媽把大部份的薪水寄回越南……或許，媽媽只是個工具罷了，阿嬤即使因病痛身體不便，需要別人的幫忙才能打理生活，嘴裡仍一貫嫌棄媽媽的不是。

我乍然了悟，原來婆婆從來就不是媳婦的媽媽，畢竟，媳婦不

是女兒。

對於媽媽的更加認識，是在那年夏天。

我陪同媽媽到市場買菜，母親竟能用一口流利的閩南語向攤販殺價，平時在家中，我們母女的溝通以國語為主，而她跟阿嬤之間，甚少有語言上的交流，總是單方面承受較多。我向來認為媽媽不大會講臺語，到底她長期居住在北部，學習語言的過程，環境發揮極大作用，思索一番，也是合理的，怎料居然與我所想的相反。

睡前靜靜仰臥在媽媽身旁，細聽她分享過往的歲月，談及她在越南如何成為當年村內第一個考上高中的女孩，卻又敵不過現實的殘酷，在外公外遇後，與外婆扛起所有、到工廠當起女工，後來嫁給父親、婆媳間的矛盾隨之而來，再後來……媽媽的淚水如標點符號，在每個人生的篇章裡，留下印記。

「我會繼續留著，沒有跑掉，是因為妳。」媽媽說。

我沉默不語，呆呆望著母親的雙眸，那是我第一次凝視著她，兀自想像二十多年前媽媽飄洋過海，踏上一個充滿未知的國境的場景。峴港<sup>1</sup>的風不再吹拂，被嘉南平原的熱浪所取代，不知媽媽是否曾感到恐懼與無助？當身旁填滿陌生的氣息，媽媽是踏著「回家」的步伐前行嗎？抑或朝暮思念家鄉的土地？此刻，語言成為了障礙，媽媽在一次次的比手畫腳中，學習溝通；北漂的日子，不識字的她，獨自學會到銀行存錢、獨自掛號看診……

對於媽媽而言，沒有在孩子身邊陪伴其成長，心裡必然是愧疚的吧？然之於我來說，媽媽供我所需，就這樣一路到了大學，我不禁思忖著自己又做了些什麼？

或許，情感的羈絆，是日常修行的第一堂課。

我緊擁著媽媽，那是我第一次主動抱著她。「我愛妳」，如此甜蜜卻又沉重的字彙，我始終說不出口，生活很平凡，在與媽媽相處的這些日子，從陌生到熟悉，彷彿就像在組合一幅拼圖，我企圖在每個共處的時間裡，與媽媽呼吸同樣的空氣，漸漸拾回成長過程的空缺，片片補上，也學習如何愛。

指針緩緩移動，我明白，媽媽，始終是媽媽。

---

<sup>1</sup> 峴港市，是越南中部重要的直轄市之一。

# 侯芷芸

## 個人簡介

目前就讀中興大學中文系，曾獲桃城文學獎、菊島文學獎、馬祖文學獎、忠義文學獎、瀚邦文學獎等。

投入創作至今約五年餘，始終覺得自己是菜鳥，幸有數位恩師寬容、教導——國中時，受程裕智老師啟蒙、引領；高中階段，更有蕭雅文老師與蔡志偉老師一路陪伴和雙親、摯友L仔的無悔支持，想來這是最完美而幸福的狀態。

## 得獎感言

曾投稿新北文學獎兩次皆落榜，數度質疑自己的文筆是否仍有待加強，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讓我相信，堅持，真的能贏得勝利。

親情是最難學習的課題，我在日常生活裡，不斷嘗試、努力使自己多理解一點，而這篇文章，便是我的學習紀錄。

## 短評

顧玉玲

本文描述新二代在成長過程中，受到周遭環境的歧視性言論，導致對母親的全盤否定，從而以謊言編造另一個身分，最終卻因對母親流利的臺語產生好奇，母女之間才開始對話。作者集中鋪陳語言呈現的暴力、矯飾、溝通、再定義，從嫌棄到理解，重新思索母親初來異地、北漂勞動的種種歷程，帶動親子關係的轉變。全文起承轉合雖太過工整，但經由母女對話展開想像的生命參照，非常動人。